

御賜小件作

清闲丫头——著

YU CI
XIAOWU ZUO

1



人人都说，
作为一个姑娘，
汉子和案子不可得兼！
楚楚偏不信！

王爷缺人查案子，
楚楚缺人当汉子。

王爷不嫌楚楚天真懵懂
脾气倔，
楚楚不嫌王爷体弱多病
规矩多。

楚楚双眼一亮，嫁给执
掌刑狱的王爷不就什么
都有啦！

晋江原创
半年榜金牌作品

御賜 小件作

YUCI
XIAOWUZUO

上

清闲丫头/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御赐小仵作 / 清闲丫头著.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402-2636-7

I. ①御… II. ①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9800号

御赐小仵作 (上、下)
YUCI XIAOWUZUO (SHANG、XIA)

作 者: 清闲丫头
责任编辑: 王梦楠 李满意
责任校对: 张瑞武 石 英
封面设计: 龙 梅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 (100054)
网 站: <http://www.bjyspress.com/>
微 博: <http://e.weibo.com/u/2526206071>
电 话: 01065240430
传 真: 01063587071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29毫米 1/16
字 数: 420千字
印 张: 36.5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全二册)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CHUBANSHE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御赐小伴作

上

目录

第一案·红枣姜汤 / 001

- 第一章 初到京城……002
- 第二章 入住王府……016
- 第三章 厨房暖汤……030
- 第四章 技惊四座……043
- 第五章 案情展开……057
- 第六章 神机断案……071
- 第七章 御旨赐婚……085

第二案·糖醋排骨 / 094

- 第一章 旅途漫漫……095
- 第二章 惊现疑案……109
- 第三章 案情调查……123
- 第四章 蛛丝马迹……136
- 第五章 幕后黑手……150
- 第六章 温馨融洽……160
- 第七章 疏而不漏……171

小件御賜作

上

目录

第三案·四喜丸子 / 184

第一章 上门提亲……185

第二章 突发病情……199

第三章 婚事风波……212

第四章 落选缘由……225

第五章 案情突破……237

第六章 恶有恶报……252

第七章 洞房花烛……268

番外·酒酿圆子 / 278

萧玦的幸福……279

第一案·红枣姜汤

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

——宋慈《洗冤集录·序》





第一章

初到京城

京城。

六扇门。

楚楚从出了家门上了楚水镇四叔那条破渡船，到搭上农户骆大哥的驴车，再到出了紫竹县后遇上形形色色或给她指路或干脆捎她一程的陌生人，人家问她去哪里，她都是抬头挺胸一脸自豪地告诉人家这五个字：京城，六扇门。

她凭着这五个字到了京城，人是在京城里了，却死活找不着六扇门。

她在街上打听，那些人一听“六扇门”三个字不是笑就是摆手，只遇见两个人给楚楚指路。一个把她指到了刑部大门口，另一个把她指到了松鹤堂，她往里探了个头才知道松鹤堂是个医馆，敢情人家是当她脑子有毛病！

楚楚气得直跳脚，不都说京城里的人见多识广学问大吗？怎么连六扇门这么出名的地方都不知道？！

就算以前没听说过，她不是已经形容得很清楚了吗：坐北朝南，门开三间，共六扇黑漆大门，门前镇石狮两座，门下站差官二人，门上一方乌木大匾，上书鎏金大字“六扇门”。

她不但知道六扇门长什么样，还能把六扇门九大神捕的传奇故事一字不差地背出来呢。

但是董先生只说过六扇门在京城，却没说清楚是在京城的哪里。

楚楚本来以为这么赫赫有名的地方到了京城一问就能找着，离家时就没带多少盘缠，一路上又遇到了几个大风大雨天，耽搁了些时候，现在身上这点儿钱在京城这种地方也就勉强能买两碗面，天黑前要是找不到六扇门，她都不知道今天晚上自己睡在哪里。

早知道就不这么急，先跟董先生问清楚就好啦！

楚楚正在心里悔着，眼角余光突然扫见前面胡同口拐出来个穿深红官服的人，手里还握着把大刀，身形挺拔脚步有力，就跟董先生说的神捕模样差不多，心里一热拔腿追了上去。

从后面追上那神捕模样的人，楚楚早把董先生讲的那些怎么抱拳怎么行礼的事儿忘得干干净净，一把扯住那人胳膊就道：“神捕大人，我要去六扇门！”

把这话说出来，楚楚才看清楚自己抓着的是个二十来岁白白俊俊的年轻男人，像个书生，一点儿也不像神捕，一副吓了一跳的模样愣愣地看着她。

楚楚脸上一热慌忙松开手，刚想说自己认错人了，书生已经回过神来，像是看出了她的心思，嘴角一扬笑道：“我不是什么神捕，却也是在六扇门里混饭吃的。你要去六扇门做什么？”

楚楚一听他认得六扇门，还是六扇门的人，立时来了精神，一仰头很豪气地道：“我也是去混口饭吃的。”

看着书生的笑意更加明显，楚楚忙道：“我都知道，六扇门里也有女人的！”

书生笑着点头，颇认真地道：“当然有，前院洒扫的、中院伺候的、后院洗衣做饭的，女人多了去了。”

楚楚急得小脸通红，道：“我不是要吃这种饭！我要去当仵作，六扇门的仵作！”

书生微怔了一下，把拿在右手的刀倒到了左手上，腾出右手来拍了拍她的肩膀，仍带着笑意看着急得就快哭出来的楚楚道：“你别着急。我问你，你叫什么？”

“楚楚，楚楚动人的楚楚。”

书生轻笑：“姓什么？”

“就姓楚，姓楚名楚。这名字好记还好听，我们镇里有五个女孩儿叫这个名字。”

书生认真地点头道：“确实挺好听。你今年多大了？”

“十七。”说完又想起点儿什么，楚楚赶紧补道，“我三岁就看我爹验尸，七岁就给我爹打下手，我爹和我哥会的我都会，我爹说我比我哥有天赋，全县的人都知道。”

书生轻轻蹙了下眉头，面上还带着笑意问：“哪个县？”

楚楚抿了抿嘴唇：“紫竹县。”人家都说京里人瞧不起小地方来的人，但他既然是六扇门的人，她就一定得说实话。

书生脸上的笑意一点儿都没变，点了点头道：“难怪有苏州口音。”

楚楚眼睛一亮，跟见着亲人似的：“你知道紫竹县？”

“我知道你们县令郑大人。”

“郑大人是个好官，断案可清楚了。就是媳妇娶得太多，郑夫人不高兴。”

书生莞尔：“这我倒是不清楚。”

这是她出了苏州遇上的第一个知道紫竹县的人，居然还认识县令郑大人，楚楚顿时觉得这人亲切得就跟老乡似的，正准备跟他好好讲讲郑大人和郑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没开口就听书生又用那种好脾气的语调道：“你既然在家乡吃得开，何苦大老远跑到京城来？”

楚楚揪着手指尖噘起了小嘴：“我们那儿不让女人当作作，但董先生说六扇门九大神捕里是有女捕头的，那肯定也有女作作。”

“董先生是谁？”

“我们镇上添香茶楼的说书先生，他知道好多六扇门的事，六扇门九大神捕的事迹他都知道。”

书生轻咳了几声忍住笑：“你就这么想当作作？”

楚楚头一抬道：“我家从我爷爷的爷爷开始就是当作作的了。”

书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像是认真琢磨了一下，才道：“你要真想当六扇门的作作就得参加考试，你能行吗？”

一听有法子进六扇门，楚楚立马道：“行！怎么不行！”

她不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嘛！

“明天一早就有场考试，可来得及准备？”

“不用准备，现在考都行！”

书生轻笑：“既是如此，那你明日卯时初刻到刑部正门口，自然有人告诉你怎么考。”

听见刑部两字，楚楚又急了：“不是考六扇门吗，怎么是到刑部去啊？”

“六扇门招人归刑部管，董先生没讲过这个吗？”

楚楚摇头，董先生还真没说过这个。

“那你现在知道的六扇门的事比董先生多了。”

楚楚诚心诚意发自内心地道：“董先生说得对，六扇门的大人都是好人。”

书生很好人地笑着道：“明日到刑部见着穿官服的人要行礼，可不能再上去就扯人家胳膊了。”

楚楚小脸一阵发烫，鸡啄米似的直点头：“我记住啦。”

“我姓景，叫景翊，日京景，立羽翊。京里人杂，你一个小姑娘自己千万小心，这些天在京里要是遇着什么解决不了的麻烦，可以随便找个衙门报我的名字，我很快就能知道。”

书生的话说得很大，但说话的口气又一点儿都不像是在吹牛。楚楚睁大了眼

睛盯着他，舌头都有点儿打结：“你，你就是，你就是六扇门的老大吧？”

“六扇门的老大？”

“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神龙见首不见尾，九大神捕俯首听命，天下案件尽在掌握的六扇门神秘老大，江湖人称玉面判官！”

景翊笑得嘴角发僵，脑门儿上隐隐冒出黑线，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我可算不上老大，就是当差久了朋友多罢了。”

“那你就是神捕了？”

景翊仍摇头：“我是六扇门里的文官。”

楚楚一脸怀疑地看着他手里那把大刀，董先生讲过，神捕为了办案方便轻易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可他连名字都说了，怎么就不能痛痛快快一气儿说完呢？

景翊顺着她的目光看出了她的心思，勾着一抹笑扬了扬手里的刀道：“这是一个神捕落在我家的，你要是能考进六扇门，我就让他认你当妹妹。”

“你说话算数？”

“董先生没说过六扇门的人言出必行吗？”

“说过！”

安王府。

“景大人。”

景翊向冲他弯腰行礼的两个门童扬了扬手里的大刀算是回礼，脚步不停熟门熟路地直奔内庭后院。

从入冬开始一直到过年前一两天是安王府每年来客最多的时候，不熟的客人都招待不过来，对景翊这张熟得不能再熟的脸，安王府的下人们就放任自流悉听尊便了。

反正景翊从来也没把自己当过安王府的外人。

反正景翊要去的那个地方一般人也进不去。

三思阁。

每年这个时候有人到安王府找安王爷萧瑾瑜，门帖最终都被送到三思阁门口，交给守在门口的侍卫，然后就可劲儿等着吧。

来人最后要么直接收到一张写着事情解决办法的纸，要么就依官职级别被安排在某某厅某某堂某某楼见面，反正别想进三思阁的门。

景翊是三思阁的例外。

自从刚才听楚楚一口一个六扇门，景翊就在想，如今要真在京城里挑出个实打实的房子对应她形容的那个六扇门，最合适的地方应该就是这三思阁了。

不过他也极少进三思阁的门，一般都是翻窗户。

这个时节萧瑾瑜都是在三楼猫着，景翊嫌爬楼梯麻烦，侍卫也嫌替他通报多此一举，久而久之他和安王府的侍卫们达成共识——他翻窗户，他们当没看见。

所以站在窗边正要抬手开窗透口气清醒下脑子的萧瑾瑜，刚听到点儿不大对劲儿的动静，下一刻就被突然大开的窗扇“当”的一声拍在了脑门上。

眼前一花，还没来得及伸手抓住什么稳住身体的东西，不知打哪里杵过来个裹着鹿皮的精钢刀柄又“咣”地撞上了他的鼻梁。

混乱中萧瑾瑜刚抓住窗台，就感觉一只大脚不偏不倚狠狠落在了他手背上。

他连半个声音都没来得及发，紧接着一个比他身体重了三成的物体就把他结实实砸到了冰凉生硬的地板上。

就算脑袋被窗框撞得发晕，萧瑾瑜还是清楚地听到了自己那把骨头在接触地板的一刻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

“景翊！”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景翊手忙脚乱地爬起来，过程中在萧瑾瑜象牙白的衣服上清晰地留下了几个粘着黑泥的完整鞋印，跟落在他手背上的那个一模一样。

据实践统计，这种误伤的可能性很渺茫，但在天时地利人品三大条件综合作用下，这种情况倒也不是从来没发生过。

所以景翊爬起来之后就赶紧关上窗户，很自觉地双手抱头紧贴墙根儿蹲好，等着萧瑾瑜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对他审判、量刑、发落。

埋头等了半晌，等来萧瑾瑜怨气满满又无可奈何的两个字：“过来！”

景翊抬起头，看见萧瑾瑜还躺在原地，姿势经过调整倒是明显比刚才倒地的一瞬间优美很多。

萧瑾瑜一手捂着正往外流血的鼻子，另一手抓着一支拐杖，他尽力尝试凭这支拐杖的支撑把自己从地上弄起来。

显然尝试无果。

在萧瑾瑜以同样的口气说出第二句话之前，景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如下一系列动作：

从墙根儿底下站起来。

把窗边的轮椅拉过来。

把萧瑾瑜搀起来。

把萧瑾瑜扶到轮椅上坐好。

把那支拐杖收到轮椅后。

掏出自己的手绢递给萧瑾瑜。

双手抱头贴墙根儿蹲好。

景翊连萧瑾瑜伤得严不严重都没敢问。

虽然他是这世上被萧瑾瑜给予例外最多的人，但一定程度上来说他其实很怕萧瑾瑜，比怕他爹、怕皇上还怕。

这跟萧瑾瑜的权位无关，只跟他的脾气有关。

等了有一盏茶的工夫，景翊才听到萧瑾瑜同时带着鼻音和一点点火气的清冷声音：“吴江的刀怎么在你这里？”

景翊老老实实蹲那儿，目视地板乖乖答话：“昨儿晚上在我家喝酒打赌藏着玩儿的，我喝多了忘了藏哪里了，他也喝多了没找着。我今儿睡醒想起来找着了，就给他送过来了。”

“你什么时候睡醒的？”

“有一个多时辰了。”

萧瑾瑜沉默了一小会儿，感觉血止住了就顺手把手绢扔到了一边，用最能让景翊心慌的腔调清清淡淡地道：“你记得今日巳时要同吏部会审兖州刺史贪污案吧？”

景翊噌地跳了起来，正对上萧瑾瑜破例赏给他的白眼，赶紧挂起那个迷倒了京师万千少女少妇老大娘的笑容，弱弱地道，“没忘，就是想起来得有点儿晚……”

萧瑾瑜抚着还在跳着发疼的脑门儿，语调又淡了一层：“嗯。就照你刚才说的，一字不改写下来给御史台梁大人送去吧。”

“别别别！”景翊听见“御史台梁大人”这六个字瞬间不淡定了，“上回我爹撞掇着这老爷子参了我一道旷工折子，害得我跟着工部的人到山沟里挖了三个月运河，这都快到年底了，你可救苦救难积积德行好吧！”

景翊瞄了眼堆了满满一书案外加擦了一墙角的卷宗，一脸殷勤：“我戴罪立功还不成吗？要不我帮你整理卷宗吧？”

“大理寺九月十月的卷宗你准备什么时候拿来？”

景翊一阵心虚。

没事儿找事儿跟他提哪门子的卷宗啊！

“快了，快了……”

萧瑾瑜没再就卷宗的问题跟他纠缠，因为跟这个人纠缠这件事一点儿意义都没有。

“明日刑部有个大案要审，五品以上刑部官员都脱不开身，考选件作的事就调你去负责监管了。”

提起考选件作，景翊一下子想起来那个满大街找六扇门的傻丫头，笑道：“行啊，交给我吧。”

“你笑什么？”

景翊向来不耐烦那种一个人坐着半天不动的活儿，以往要给他这种活儿肯定能看到他摆出一张可怜兮兮的脸勉强地答应，这会儿这人居然在笑，还是快憋出内伤的那种笑。

景翊把笑的幅度收敛得小了一点儿，变回刚才在大街上那副好脾气的翩翩公子模样，正儿八经地道：“你年初的时候不是让我帮你留意个身家清白、背景简单、胆大伶俐的作作吗？”

萧瑾瑜抚着像是要肿起来的脑门儿微怔：“找到了？”

“就在明天考试的那些人里，这个人绝对与众不同。”

萧瑾瑜轻蹙眉头，若有所思地点头。

景翊看人的本事从来不会让他失望，甚至可以说景翊吃上这碗公门饭凭的就是他看人的本事。

萧瑾瑜不知道在琢磨什么的时候，景翊就盯上了他隐隐发白的脸色，小心问道：“摔得很厉害？”

“我明日去刑部监审，得空的话就去见见你说的那个作作。”

这句话从萧瑾瑜嘴里说出来就跟逐客令是一个意思。

这是这个人多得数不过来的毛病之一，他绝不会当着任何人的面着手料理自己身体的问题。

任何人意味着包括景翊。

“行，我明儿在刑部等你。”景翊走到窗边，正要往外跳，看着已经微暗的天色突然想起件事儿来，扭过头来似笑非笑地问萧瑾瑜，“你有没有想过给你自己起个江湖名号？”

萧瑾瑜微怔，蹙眉：“江湖名号？”

“六扇门老大‘玉面判官’怎么样？”

“你脑门儿也撞窗户上了吧？”

从跟景翊分开一直到天黑，楚楚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儿——找客栈。

一定得找个客栈好好睡一觉，考六扇门是大事儿，得精力充沛。

还要找离刑部近的客栈，京城太大，一不留神迷路误了考试就坏了。

可问了一圈楚楚才明白，她身上那点儿钱还不够看京城这些客栈里的枕头一眼。

眼看天都黑透了，她鼓起勇气走进一家又小又旧看起来不那么贵的客栈，跟掌柜一问最便宜的房价，又泄气了。

“半两银子啊……”

“嫌贵啊？”掌柜看了眼她这经典乡下姑娘的打扮，一边继续拨拉算盘一边不带好气地道，“那你去对面那家吧，你这样的小姑娘去他们那住，不但不要你钱，还给你钱呢。”

“真的啊？”董先生怎么没说过京城还有这种客栈！

掌柜头也不抬道：“不信自己过去问啊。”

“谢谢掌柜！”

掌柜一脸错愕抬起头的时候，楚楚已经奔出门外了。

“哎，小丫头！那粉衣裳的小丫头！就是你，回来，回来！”

楚楚站定回头，看那掌柜在柜台后面一个劲儿地冲她招手。

“有事儿吗？”

“没事，你身上有多少钱啊？”

掌柜好歹在这里开了快三十年的客栈，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个实心眼儿的小姑娘真冲到对面妓院去。

“就……十七文。”

“就收你十七文了。”

楚楚很豪气地一挥手，笑得甜甜地道：“不麻烦啦，对面不要钱！”

掌柜一脸黑线：“你、你就住下吧，反正我这里今天客人也不多，不收你钱了。”

楚楚眨着水灵灵的杏眼道：“对面还给我钱呢。”

掌柜的脸漆黑一片：“你、你今晚和明早的饭食我白给你了。”

“为什么呀？”

“你、你长得有福相，到哪里就能给哪里转运。”

楚楚眼睛睁得溜圆，道：“掌柜的你真神了，跟我们镇上的沈半仙说的一个字都不差啊！”

“呵呵……”

“是呢！可惜我们镇上的那些人不信，还老说我晦气，害得我都嫁不出去，他们要都比得上你一半有眼光就好啦！”

“不敢当，不敢当。来福！带这姑娘到二楼地字乙号房。”

“掌柜，”楚楚又眨着眼睛看掌柜，“我能住天字甲号房吗？”

“啊？”

“我来考试的，图个吉利。”

“成，就天字甲号。”

“谢谢掌柜！您真是好人！”

楚楚在天字甲号房里放下她的花布包袱，洗了脸，饱饱地吃了顿三菜一汤。

菜是一大荤一小荤一素，汤是白菜豆腐汤，比她一路上吃的任何一顿饭都好，美中不足就是主食是馒头不是米饭。她想着可能掌柜不知道她是南方人，吃不惯馒头，所以睡前就下楼和掌柜提前说好了，早饭她想喝大米粥，配绿豆糕和小菜。

然后她在花布包袱里掏出了一个本子，钻进暖暖的被窝里趴着仔仔细细地看。

那是董先生讲的《六扇门九大神捕传奇》，她听一段记一段，回家写下来，得空了还拿去让董先生给她修改，董先生改好了她再回家仔仔细细誊下来，攒得多了就订成本子，已经订了三大本。

楚楚想既然是考六扇门的件作，没准就要被问到六扇门的事呢，要是一紧张忘了就惨了，还是再看好。

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床头板凳上的蜡烛不知道什么时候灭了，反正她再醒来时来福正拍她的房门要给她送早饭。

楚楚慌乱地爬起来，她本打算早起再看一会儿的，现在就只有吃饭的工夫了。

还好送来的早饭就是她昨晚要的大米粥，还有绿豆糕和小菜。

县太爷夫人说得还真对，京城的绿豆糕还真是不如他们紫竹县的细腻爽口，大米粥也是，那米硬邦邦的，都闻不见什么香味，还有小菜，不应该是酸酸甜甜的吗，哪有这样咸得都能挤出盐粒子来的。

难怪这家客栈客人不多呢！

楚楚这会儿也顾不上那么许多，飞快吃完，匆匆和掌柜道了谢之后背着包袱就奔到两个胡同外的刑部大门口。

天还乌漆抹黑的，楚楚还没上台阶就看到一个人从里面把刑部的大门打开。

好好睡了一觉果然脑子比较清楚，楚楚记起来昨天在大街上景翊嘱咐她的话，见了刑部的大人得行礼。

楚楚噫噫跑上台阶，干脆利索地咚一声给那人跪下磕了个头，响亮地喊了一声：“楚楚给大人磕头！”

“我的个亲娘哎！”

被她跪拜的人吓了一跳，连连退了两步，没留神后面的大门槛，咣一声绊了个四仰八叉。

楚楚赶紧爬起来去扶人，才看清楚这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儿，没穿官服。

“你不是刑部的大人啊？”

老头儿扶着一把差点儿跌散的老骨头龇牙咧嘴地道：“谁说我是什么大人了啊！我是看门的！”

“天黑，我没看清楚。”

“没看清楚你乱叫什么啊！”老头儿见小姑娘正可怜兮兮地望着他，也气不

起来了，“你这是要找哪个大人啊？”

“我不找哪个大人，我来考试。”

“考仵作的？”

“对！”

老头儿揉着腰，皱着眉头把楚楚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才道：“这件作行啥时候也要小闺女了啊？”

“要的！景大哥说要的！”

“哪个景大哥啊？”

“景翊，日京景，立羽翊，景翊景大哥。”

老头儿一副想起点儿什么的神情，说道：“哦，你叫楚楚吧？”

“对！楚楚动人的楚楚。”

老头儿点点头道：“想起来了，景大人昨天晚上跟我说了。你来得可真够早，连安王爷都还没来呢。你在台阶下面等着，一会儿我把官榜贴出来，上面说去哪间屋你就去哪间屋，上面说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知道了？”

“知道啦！”

老头儿捂着生疼的腰，揣着还怦怦乱跳的心脏往里走，走到门房前刚抬起脚还没迈进去，突然听见楚楚比刚才还清亮地喊了一嗓子。

“皇上万岁！”

接着就有轿辇着地马蹄停落的声音。

今天刑部要审的案子据说牵扯皇室宗亲，安王爷都要亲自出面，皇上临时要来监审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这小姑娘能得景翊安排可能也是个见过世面的。

老头儿来不及细想拔腿就奔出去，一着急迈过大门槛的时候又绊了一跤，来不及爬起来就直接跪在地上，也跟着声如洪钟地喊了一嗓子：“皇上万岁万万岁！”

跪了半晌没听见人声，老头儿大着胆子抬起头来往台阶下面瞄了一眼，差点儿当场背过气去。

楚楚一本正经模模像样地埋头跪在道中间，对面落着安王爷的轿子，安王府的两员大将正跨在马上擎着灯笼一脸黑线地瞅着他。

这张老脸今天就这么丢得一点儿不剩了……

老头儿赶紧爬起来，一瘸一拐走下台阶，黑着脸把楚楚一把揪了起来，冲着轿子连声道：“野丫头不懂事，王爷恕罪，王爷恕罪……”

轿子里的人一点儿动静也没出，抬轿子的轿夫直接把轿子抬进刑部大门，骑马的护卫打马绕去了后门。

等人都在眼前消失了，老头儿还在魂飞魄散中，楚楚一句话就把他的魂儿全

扯了回来。

“那不是皇上啊？”

“你打哪里看出来那个是皇上啊？”

“金顶小轿莲花灯，高头大马并驾行。董先生就是这么说的。你不也喊‘皇上万岁’了吗？还喊了万岁万万岁呢！”

“姑奶奶你可闭嘴吧！”

吴江进门的时候，萧瑾瑜正坐在屋里捧着杯刚冲进去热水叶子还没全展开的茶，等着刑部书吏把待会儿开审案子的相关文书一样样理好拿过来。

昨天景翊走了之后萧瑾瑜又在三思阁忙了一个通宵，没来得及处理脸上的伤，所以他这张素来喜怒不形于色的脸今天看起来格外热闹。

别人什么反应吴江不知道，反正他这会儿是憋笑快憋出内伤了。

“王爷，问清楚了，那姑娘叫楚楚，今年十七，是从苏州紫竹县楚水镇来考作作的。”

萧瑾瑜轻蹙眉头问：“就招两个作作补缺，怎么官榜都发到苏州去了？”

吴江摇头道：“那倒没有。听说京里应考的有十六七人，京郊来的有近十人，外地的就她一个。听说……”吴江稍稍犹豫了一下，“听说这姑娘是景大人吩咐过的。”

萧瑾瑜眉梢微挑：“景翊？”

吴江点头，从身上掏出几页纸恭恭敬敬呈给萧瑾瑜，道：“这是她刚在门房填的应考单子，请王爷过目。”

萧瑾瑜放下茶杯，接过来信手翻着。

那么莽撞的一个丫头片子，字倒是写得干净秀气。

目光落在一行字上，萧瑾瑜又蹙起了眉头，问道：“你对苏州熟悉，可听说紫竹县有户楚姓的官宦世家？”

吴江又摇头：“紫竹县是个偏僻小县，一户称得上官宦世家的人家也没有，倒是这些年报上来的罪案不少。”

萧瑾瑜轻轻点头，把单子递回给吴江，问：“已经开考了吧？”

“这会儿正在西验尸房考检验。”

“文书送来就让他们搁在桌上。”

吴江旋即锁起了眉头：“王爷，叶先生再三嘱咐，您绝不能……”

萧瑾瑜淡淡地截住吴江的话：“我知道，我就找景大人谈几句。”

楚楚觉得六扇门就是六扇门，考个作作都比别的地方麻烦，进个门就要填那